七十二家集

溫侍讀集引

溫子昇起家廣陽王客在馬坊教諸奴子耳一旦登壇當之者靡旗亂轍徐黃門答廣陽表啟獨沉思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今所為廣陽起

草猶有傳者斐然可念也他
如閶闔赦詔及天平答齊神
武勅千載動人而寺碑多非
完製庚子山所推挹寒陵片
石差堪共語令其略節存焉
余嘗位置子昇才藻儘堪與

梁氏諸賢分道揚鑣濟陰遵
彥固應內遜若所云梁帝嘆
曹陸復生自恨詞人數窮百
六此比人自張大其事吾未
敢據以為信也吐谷渾元不
稱解事之國乃其國主能致

子昇數卷于牀頭此國主故
倍勝龜茲矣
天啓甲子秋日龍溪張燮書
于錢塘舟中

温侍讀集目錄

卷之一

樂府

勑

表

卷之二

上書

銘

碑

墓誌銘

溫侍讀集卷之一

魏濟陰溫子昇鵬舉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樂府

白鼻騧

少年多好事攬轡向西都相逢狹斜路駐馬詣當壚

結襪子

誰能訪故劍會自逐前魚裁紈終委篋織素空

有餘

安定侯曲

封疆在上地鐘鼓自相和美人當窓舞妖姬掩扇歌

燉煌樂

客從遠方來相隨歌且笑自有燉煌樂不減安陵調

凉州樂歌二首

遠遊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車馬相交錯歌吹日

縱横路出玉門關城接龍城坂但事絃歌樂誰道山川遠

擣衣

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擣流黄香杵紋砧知近遠傳聲遞響何凄凉七夕長河爛中秋明月光蟋蟀寒蹔絶候鴈鴛鴦樓上望天狼

詩

從駕幸金墉城

玆城實佳麗飛甍自相並膠葛擁行風岧嶤閣流景御溝屬清洛馳道通丹屏湛淡水成文參差樹交影長門久已閉離宮一何靜細草緣玉階高枝蔭桐井微微夕渚暗肅肅暮風冷神行揚翠旗天臨肅清警伊臣從下列逢恩信多幸康衢雖已泰弱力將安騁

春日臨池

光風動春樹丹霞起暮陰差峩映連璧飄颻下
散金徒自臨濠渚空復撫鳴琴莫知流水曲誰
辨遊魚心

詠花蝶

素蝶向林飛紅花逐風散花蝶俱不息紅素還
相亂芬芬共襲手葳蕤從可玩不慰行客心遽
動離居歎

相國清河王挽歌

高門詎改轍曲沼尚餘波何言吹樓下翻成雍

露歌

詔

爲魏莊帝閶闔門赦詔

蓋天道忌盈人倫嫉惡疎而不漏刑之無捨是以呂霍之門禍譴所伏梁董之家咎徵斯在頃孝昌之末天步孔艱女主亂政監國無主爾朱榮爰自晉陽同憂王室義旗之建大會盟津與世樂推共成鴻業論其始圖非無勞效但致遠恐泥終之實難曾未崇朝豺聲已露河陰之役安忍無親王公卿士一朝塗地宗戚靡遺內外

俱盡假弄天威殆危神器時事倉卒未遑問罪尋以葛賊横行馬首南向捨過責成用平醜虜及元顥問鼎大駕北廵復致勤王展力行所以此論功且可補過既位極宰衡地踰齊魯容養之至豈復是過但心如猛火山林無以供其暴烈等漏卮江河無以充其溢既見金革稍寧方隅漸泰不推天功專爲已力與奪任情臧否肆意無君之跡日月以甚拔髮數罪蓋不足稱斬竹書愆豈云能盡方復託名朝宗陰圖衆逆睥

睨天居窺覦聖曆乃有裂冠毀冕之心將爲援本塞源之事天旣厭亂人亦悔禍同惡之臣密來投告將而必誅罪無容捨又元天穆宗室末屬名望素微遭逢際會頗參義舉不能竭其忠誠以奉家國乃復棄本逐末背同即異爲之謀主成彼禍心是而可忍孰不可恕並以伏辜自貽伊戚元惡旣除人神慶泰便可大赦天下

爲莊帝生皇太子赦詔

有國三善事屬元良本枝百世義鍾繼體朕膺
天纂命握圖受籙晨祚維新十年以來今月吉
辰皇子誕育彩雲映日神光照殿方開博望將
起龍樓遠近同歡人神共悅便可大赦天下

爲魏帝遷都拜廟鄴宮赦詔

建國所先理屬於宗廟立事爲大禮歸於禋祀大丞相渤海王神武命世重匡頹曆導塞源於將竭扶神器於已傾立天地之大功成人臣之重義朕以冲昧猥當樂推關路多虞矜帶難固瞻言往事取則前修乃襲去邠用追遷亳定鼎鄴都卜世惟永民用子來功成不日今清廟初興閟宮始就靈祇萃止祖考來格神光夜照香氣朝闇今月吉辰躬展誠敬時和氣婉景麗雲

柔四表來庭萬國在位哀樂相交感慶兼集固
宜觀象雷雨布寛大之恩取類澤風申肆眚之
令可大赦天下

勑

天平元年被命作答齊神武勑

高歡擁立魏孝武於洛陽自歸鄴都已斛斯椿構帝漸與歡隙封隆之孫騰亡奔歡洩其謀帝規欲討歡假稱將伐句吳且備宇文賀拔歡亦表稱勒兵四道伏聽處分仍申信誓云爲嬖倖所間一旦賜疑若負陛下身受天殃子孫殄絕一二佞臣願斟量廢出帝命舍人溫子昇草勑答之子昇逡巡未敢作帝據胡床拔劍作色乃遣筆

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綦儁具申朕懷今得

王啓言昔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畧不勞尺刄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昔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爲亂賀拔勝應之故纂嚴欲與王俱爲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爲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邉境爲國立功念無可責君若欲分謗何以爲辭東南不賓爲日已久先朝以來置之度外今天下戸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

既闇昧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

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王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勲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之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既爲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渡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

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寮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齏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既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到此古諺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既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歔

欲

表

魏帝納后群臣上禮文表

臣聞軒轅乃至西陵以之作合夏后至聖塗山

于是來嬪伏惟陛下龍飛纘曆大明理邈長歎

既建陰教有主景命無窮靈基長世普天之下

莫不欣躍

西河王謝太尉表

臣聞拂羽決起力謝摩天策蹇載馳功微送日將恐翮難以陵高駑乘無由致遠雖復建旗出郡未追楚趙之風捧壺入侍徒踵金張之迹及天祚明德運啓興王六遂始遷九門初定於焉承乏有用當官草靡從風未遑克讓常恐執轡傾輪操刀傷錦

爲司徒高敖曹謝表

委水横流群龍交戰徒悲道喪空懐主辱雖復見義援戈臨危奮劒傾慚後觔終謝先鞭事等泣河無救三川之竭有類憂天豈支四極之壊

爲臨淮王謝封開府尚書令表

臣道愧山東氣慚隴右激水非功搏風無力但以平原帶地資絡極天發趾自高理翮以遠出臨侯服既乏剌舉之能入踐帝閣又無應對之美空復受戈淸廟推轂朱門孝闕淚河功慚汗海大寶遠隆橫草未樹償以有涯須言知止

爲南陽王讓尚書表

臣聞立而託乘乃成致遠之功坐以運舟遂有利涉之用若以輕任重課慿虛責實雖欲自勉終焉靡效

爲上黨王穆讓太宰表

臣聞策蹇長途終慚一日之致懸縷停臺詎任千鈞之重固知才弱不可自強力微難以企及智小謀大恐貽折足之憂才輕任重懼有絕臏之悔旣慮鑠金固陳匪石

爲廣陵王讓吏部尚書表

假勢風雲非由羽翮徒得推遷就列俛俛當官曾無伴雍議禮之名詎有銅雀獻賦之敏而政本寔繁司會尤切抑揚智地用舍時流實當年之準的乃一世之權衡得其人則分職之任隆非其才則曠官之失起

爲安豊王延明讓國子祭酒表

臣聞寶劍未砥猶乏切玉之功美箭闕羽尚無衝石之勢況才非會稽之竹質謝昆吾之金至於敷教東序流訓上庠罍樽俟酌懸鐘待叩必須藴朱藍以成彩立規矩以爲式垂三行於貴游揚六藝於胄子而臣澤愧聚沙聞慙攻木雖歴文史不治章句於茲曠官靑衿何仰

爲廣陽王北征請大將表

今四郊多壘三軍申發率土之濵莫敢寧晏况忝末屬復董元戎臣不盡心誰將竭力豈容飾讓苟違戎重但以軍旅之事實所未學求保重將隨方指麾臣請先驅被堅督戰若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决機兩陣之間不辭萬死之地脫獨委臣專總戎旅兵術靡嘗軍機屢變以臣當之必所未達雖奉廟筭有均膠柱

溫侍讀集卷之二

魏濟陰溫子昇鵬舉著
明閩漳張　燮紹和纂

上書

爲廣陽王淵上書

淵爲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時求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淵上書

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

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冲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厮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征鎭驅使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鎭者便爲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鎭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爲鎭

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歛或有諸方姦吏犯罪亡匿
邊爲之指蹤過爲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致咸
言姦吏爲此無不切齒惸怨及阿那瓌背恩縱
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
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
即申聞求改鎮爲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
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爲逆命
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
之舉指望銷平其能遲隻輪不反臣崇與臣遂

廵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

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

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

爲廣陽王淵上書靈太后

往者元乂執權移天徙日而徽託附無翼而飛令大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徽褊心銜臣切骨臣以疎滯遠離京輦被其構阻無所不爲然臣昔不在其後自此以來飜成陵谷徽遂一歲八遷位居宰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錄自徽執政以來非但抑臣而已北征之勳皆被擁塞將士告捷終無片賞雖爲表請多不蒙遂前留元摽據于盛樂後被重圍析骸易子倒懸一隅嬰城

二載賊散之後依階乞官嶽乃盤退不允所請而徐州下邳戍主賈勲法僧叛後蹔被圍逼固守之勲比之未重乃立得州即授開國天下之事其流一也功同賞異不平謂何又驃騎李崇北征之日啓募八州之人聽用關西之格及臣在後依此科賞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於關西定襄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鎮若計北而論功亦何負于秦楚但以嫉臣之故便欲望風排抑然其當途以來何直退勲而已但是隨臣

征者即便爲所嫉綂軍袁叔和曾經省訴徽初
言有理又聞比征隷臣爲統應時變色復令臣
兄子仲纈異端訟臣緝緝翩翩謀相誹謗言臣
惡者接以恩顔稱臣善者即被嫌責甄琛曾理
臣屈乃視之若仇讐徐紇頗言臣短即待之如
親戚又驃騎長史祖瑩昔在軍中妄增首級矯
亂戎行蠹害軍府獲罪有司避命山澤直以謗
臣之故徽乃還雪其罪臣府司馬劉敬比送降
人既到定州翻然背叛賊如决河豈其能擁且

以臣府參寮不免身首異處嶽旣怒遷捨其元
惡及胥徒從臣行者莫不悚懼頃恒州之人乞
臣爲刺史嶽乃斐然言不可惻及降户結謀臣
頻表啓嶽乃因執言此事及向定州遠彼姦惡
又復論臣將有異志翻覆如此欲相陷沒致令
國朝遷賜遷代賊起之由誰使然也嶽旣優幸
任隆一世慕勢之徒於臣何有是故餘人攝選
車馬塡門及臣居邊賓遊罕至臣近北爲慮其
爲梗是以孜孜乞赴京闕屬流人舉斧元戎垂

翅復從後命自安無所偪俛先驅不敢辭事及臣出都行塵未滅已聞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兄自隨證爲可疑之兆忽稱此以構亂悠悠之人復傳音響言左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勑伺察臣事徽既用心如此臣將何以自安竊以天步未夷國艱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爲急徽昔臨藩乃有人譽及居端右蔑爾無聞今求出之爲州使得申其利用徽若外從所長臣無內慮之切脱蒙 聞 公私幸甚

銘

鐘銘

宮商遞變律呂相生立號則起從韋以成調之必應擊而不橫銅盤韻響火鳥和聲出入成則明宵有數

舜廟碑

懷山不已龍門未闢大道御世天下爲公感夢長人明敭仄陋釐降二女結友九男執耜歷山耕夫所以讓畔施罟雷澤漁父於是讓川亦既登庸以之納錄九官咸事百揆時敘有大功于當世集歷數而在躬受文祖之命致昭華之玉班五瑞於群后禋六宗於上玄舞干戚而遠夷賓萊金璧而幽靈應青雲浮洛祭光塞河符瑞

必臻休祥咸萃以君人之大德爲帝王之稱首陟方之駕遂徃蒼梧之窆不歸爰自先民實存舊廟既絣葯房遂鎮瑤席龍駕帝服盖依稀于慕舜交鼓絙瑟賁髣髴于聞韶其辭曰

虹氣降靈姚墟誕聖樹陰來陟帝圖已定乃賔四門以齊七政天养功高氏歸德盛治既蕩蕩化亦巍巍南風在詠西環有歸嶷山永逝湘水長逝靈宮蕭蕭神御微微

寒陵山寺碑

昔晉文尊周績宣於踐土齊桓霸世威著於邵陵並道冠諸侯勳高天下衣裳會同之所兵車交合之處寂寞消沈荒涼磨滅言談者空知其名遥過者不識其地然則樹銅表跡刋石記功有道存焉可不尚與永安之季數鍾百六天災流行人倫交喪爾朱氏旣絶彼天綱斷兹地紐祿去王室政由私門銅馬競馳金虎亂噬九嬰暴起十日並出破壁毁珪人物餘盡頭會箕歛

杼軸其空大丞相渤海王命世作宰惟機成務
標格千仞崖岸萬里運茲阿于襟抱納山岳於
胸懷擁玄雲以上騰負青天而高引鐘鼓嘈囋
上聞於天旌旗繽紛下盤於地壯士凜以爭先
義夫憤而競起兵接刃於斯埸車錯轂於此地
轟轟隱隱若轉石之墜高崖硠硠磕磕如激水
之投深谷俄而霧捲雲除氷離葉散靡旗蔽日
亂轍滿野楚師之敗於柏舉新兵之退自昆陽
以此方之未可同日旣考茲沃壤建此精廬砥

石礪金瑩珠琢玉經始等於佛功制作同於造
化息心是歸淨行攸處神異畢臻靈仙總萃鳴
玉鸞以來遊帶霓裳而至止翔鳳紛以相嚾飛
龍蜿而俱躍雖復高天銷於猛炭大地淪於積
水固以傳之不朽終亦記此無忘

大覺寺碑

維天地開闢陰陽轉運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祕地遼遠未路悠長自始及終從凡至聖積骨成山祗劫莫数垂衣拂石恒河難計及冠日示夢蒙羅見鵲應世降神感物開化顔如滿月心若盈泉體道獨悟含靈自曉居三殿以長想出四門而永慮聲色莫之畱榮位不能屈道成樹下光燭天上變化靡窮神通無及置須彌於芥蘊納世界於微塵闢慈悲之門開仁壽之路

拯煩惱於三塗濟苦難於五濁非但化及天龍
教被人鬼固亦福霑行厲道洽遊魚但群生無
感獨尊罷應雜色照爛諸山搖動布金沙而弗
受建寶蓋而未晉遂上微妙之臺永升智慧之
殿而天人慕德象法興靈圖影西山承光東壁
主上乃據地圖攬天鏡乘六龍朝萬國牢籠宇
宙襟帶江山道濟横流德昌頹曆四門穆穆百
僚師師乘法船以徑度攜天輪而高舉神功實
業既被無邊鴻名懋實方在不朽抵掌措言雖

不盡意執筆書事其能已乎

印山寺碑

自結繩運往觀象代興禮樂相因詩書間出喻是非于一指論道德于二篇九流之義遂開百家之言並作皆以賦命有遭隨播養致天壽愛惡起於吉凶情僞動於利害雖改張羅之咒術易幾鐘之牲因果之業未中感應之途猶蔽是以脩短有命子夏論之而未詳報施在天史遷言之而未悟大丞相渤海王膺岳瀆之靈感辰象之氣直置與蘭桂齊芳自然共珪璋比潔加

法體備百行智周萬象道兼語嘿思極天人固
以兆云非虎自懷公輔之德世稱臥龍實任王
佐之器道足以濟天下行足以通神明表立人
之上才含廣途之大量永安之未時多異謀蜂
蠆有毒豺狼反噬彀弩臨城抽戈犯蹕世道交
喪海水群飛旣而蒼龍入隱白虎出見命世有
期匡時作宰拯沉溺以援手涉波瀾而濡足懸
皦日於胸懷起大風於襟袖動之以仁義行之
以忠貞附之者影從應之者響起

定國寺碑

蓋兩儀交運萬物並生始自苦空終於常樂而緣障未開業塵猶擁漂淪欲海顛墜邪山雖復光華並於日月術數窮於天地有扶危定傾之力爲濟世夷難之功登途山而未歸遊建水而不反並馳於苦樂之境皆入於生死之門幽隱長夜未覩山北之燭沈迷遠路詎見司南之機昔日先民雖云善誘尚習蓋纏未能解脫至如八卦成象示之以吉凶百藥爲醫道之以利害

衣食有業民免饑寒之憂水土既平人無墊溺之患斯誠事周於世用功濟於生民不論過去之因緣詎辨未來之果報惟無上大覺均悟玄機應現託生方便開教聖靈之至無復等級威神之力不可思議動三乘之駕汎八解之流引諸子於火宅渡群生於海岸自一音輟響雙樹潛神智慧雖徂象法猶在光照金盤言留石室徧諸世界咸用歸仰

常山公主碑

啓泰微之層構闕閣闈之重扉據天下以爲家苞率土而光宅然則昆山西峙爰有夜光漢水東流是生明月公主稟靈宸極資和天地芬芳有性溫潤成質自然秘遠若上元之隔絳河直置淸高類姮娥之依桂樹令淑之至比光明於宵燭幽閑之盛匹穠華於桃李託體宮闈而執心撝順婉然左辟率禮如賓舉華燭以宵征動鳴佩而晨去致肅雍於車乘成好合於琴瑟立

行潔於清冰抗志高於黃鵠停輪表信闔門示
禮終能成其子姓貽厥孫謀而鐘漏相催日夜
不息川有急流風無靜樹奄辭身世從宓妃於
伊洛遽捐館舍追帝子於瀟湘銘曰
龍轡莫援日車遂徂奄離形神忽歸丘壤祖歌
雖露幽奏巫山永辭中野終掩窮泉蕭瑟神道
荒涼墓田松檟徒列琬琰空傳

墓誌銘

司徒元樹墓誌銘

昔樞電降祥姬水成業握八符以馭世世膺五命以會昌欽明格於上下光澤被於宇宙卜年永久歷世遐長有文王之孫子啓周公之苗裔積善所及踵武稱賢每以辛李爲言恒持蟻白自許碑百慮之一致盡能事於生民蒼蒼在上義歸無厚徒有東平避世之意空懷北海自晦之情疾非逢霧終異啓手銘曰

明允篤誠發於岐嶷未鏤已雕不扶而直脩禮
以耕强學爲孫孔既歎魯莊亦吟越況以度思
有懐明發𢫬然高舉歸於魏闕長路未窮朝光
已沒

司徒祖瑩墓誌

自天命生商王居徒亳源淵慈遠枝葉繁華祖德潤於身聲高邦國父行成於巳名重京師公誕美多福資神積善器局開靈志識開悟口含碧雞之辨手握雕龍之文門有善業家傳慶靈彌金成器猶遺滿籠琢玉爲寶待價聯城匪直也人實惟有道言析秋毫辭迎春藻

文

閤閭門上梁祝文

維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簡稱卜無違雕梁乃架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宸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攸歸

附錄

温子昇傳　　北齊魏　收

温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江左祖恭之劉義隆彭城王義康户曹避難歸國家于濟陰寃句因爲其郡縣人焉家世寒素父暉兖州左將軍府長史行濟陰郡事子昇初受學于崔靈恩劉蘭精勤以夜繼晝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爲廣陽王淵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

景見而善之故請淵謝之景曰頃見溫生淵怪
問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淵由是稍知之熙平
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
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
人爲高第於時預選者争相引决匡使子昇當
之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朔來靡旗亂轍者皆
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
子昇爲之以憂去任服闋還爲朝請後李神儁
行荆州事引兼録事參軍被徵赴省神儁表晋

不遣吏部郎中李奬退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應晉王朗所以發嘆宜速遣赴無踵彥雲前失於是還員正光末廣陽王淵爲東北道行臺召爲郎中軍國文翰皆出其手於是才名轉盛黃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啓答之敏速於淵獨沉思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高車破走珍寶盈滿子昇取絹四十疋及淵爲葛榮所害子昇亦見覊執榮下都督和洛興與子昇舊識以數十騎潛送子昇得達冀州還京李楷執其手曰卿今

得免足使夷甫慙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門讀書厲精不已建義初爲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將加捶撻子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莊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容爲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懐前忿也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伏波將軍爲行臺郎中天穆深加賞之元顥

入洛天穆召子昇問曰即欲向京師爲隨我北渡對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克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爲太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遣子昇還洛顥以爲中書舍人莊帝還宮爲顥任使者多被廢黜而子昇復爲舍人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討除正員郎仍舍人及帝殺爾朱榮也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書

問是何詔書子昇顏色不變曰勑榮不視之爾朱兆入洛子昇懼禍逃匿永熙中爲侍讀兼舍人鎭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後領本州大中正蕭衍使張臯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衍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此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太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

沈楊遵彦作文德論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昇彬彬有德焉齊文襄王引子昇爲大將軍府諮議參軍子昇前爲中書郎嘗詣蕭衍客館受國書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爲文襄館客元僅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久忸怩乃推陸操焉及元僅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獻武王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食敝襦而死棄尸路隅没其家

曰太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又爲集其文筆爲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内深險事故之際好預其間所以終致禍敗又撰永安記三卷

遺事

爾朱榮闢朔士於堤東廊以自刃云能爲禪文者出當原其命李神儁李諧溫子昇並當世辭人皆在闥中恥是從命俯伏不應

莊帝召溫子昇告以殺爾朱榮狀并問殺董卓事子昇具道本上曰王允若卽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

李廷寔除靑州刺史帝曰懷塼之俗世號難治舅宜用心將楊寬在帝側不曉懷塼之義私問

温子昇子昇曰彭城王爲青州開齊土之民太守初入境皆懷塼叩頭及其代還以塼擊之懷塼之義起于此也伽藍記

集評

樂安孫彥舉濟陰溫子昇並自孤寒鬱然特起咸能綜採繁縟興屬清華比於建安之徐陳應劉元康之潘張左束各一時也北史文苑傳序

庾信至北唯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何如信曰唯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者驢鳴犬吠耳新語甫

北人謂溫子昇凌顏轢謝含沈吐任雖誇詡語然子昇文筆豔發自當爲彼中第一人生江左

敵不在四君下 詩藪